

周耘芳 小说作品

看火车

天麻麻亮，铁头穿了一件红背心，戴着红帽子，背着一蛇皮袋子垃圾就往家里赶。

刚到村口，铁头迎面碰到二蛋。二蛋见到铁头，问：“又去看火车了？”铁头没有理会，心想，二蛋消失多年，听说他这次回家要流转土地，可他又不当地里正经做事，还笑自己当年看火车的事情，他到底安的什么心？那年，铁头还在读中学，家里兄弟姐妹多，日子过得缺吃少穿。二蛋和铁头在同一个班读书，二蛋爹长期在东北做生意，把东北的货运到南方卖，又把南方的货运到东北卖，坐着火车南北跑，见过世面，也赚了钱。仗着家里有钱，每天上学，二蛋把书包往教室里一甩，就跑到街上闲逛。

那年高考，二蛋爹从外地带回一些本子和钢笔，把铁头、二蛋和村子里要参加高考的孩子都召集到家里，他给每个人都发了钢笔、本子。站在孩子面前，二蛋爹说：“考上大学，我给你

们买票，坐上长长的火车去上大学。”成绩下来，整个村子没有一个孩子上榜。

这天，二蛋对铁头说：“明天去看火车吧？”听说要去火车，铁头心痒痒的。二蛋爹总说火车身子长、跑得快，坐上火车从北方出发，睡上一个晚上就到了南方。铁头心想，反正待在家里也没事干，去看火车，见见世面吧。

公鸡叫了好几遍，铁头和二蛋爬起来，沿着村前的马路走了一程又一程。抬头看东边山梁，已经露出鱼肚白，铁头说：“咱们爬山抄近路，不然天黑也到不了火车站。”二蛋回答：“爬就爬。”

他们爬过几座山，跨过一道道田坎，赶到火车站时，太阳已经当顶。没有车票，进不了火车站，铁头、二蛋来到离火车站不远的稻田边，趴在田坎上，等火车到来。

“呜——”远处传来火车鸣笛声。两人瞪大双眼，盯着长长的铁轨。不多时，一列绿皮火车冒着烟、吐着气，哐当哐当开过来，又消失在远方。

铁头大声吼：“火车好长，跑得好快啊！”二蛋说：“我爹没骗你吧。”跑了上百里路去看火车，这件事在村子里传开后，两个孩子被村里人笑了好长一段时间。

看完火车，回到家，天已经黑了。躺在床上，铁头心想，自己只有看火车的份儿，没有坐火车的命，都怪当初没好好读书。第二天，铁头还躺在床上发呆，二蛋走进来，说：“听说火车站招聘工人，咱俩去试试。”铁头回答：“别做美梦，这样的好事能轮上我们？”“试试吧，也许能招上呢。”

铁头和二蛋来到火车站，招工处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窗口贴着一张招工告示。铁头睁大眼睛从头瞄到尾，年龄符合，可学历要求中专以上。看完广告，铁头的脸红得像只烙熟的虾，他上前拉着二蛋的手，说：“回家吧。”二蛋回答：“你回家，我留在火车站找点事儿干。”

“门口要修铁路，高铁站就建在村

里。”这天，铁头爹高兴得像捡到了宝贝，在村里奔走相告。铁头知道，二蛋爹没跑生意，回到村里来管事，帮忙征地，协调施工。很快，铁路修建成功，高铁站也建起来了。

这天，村前贴出一张告示，要招收一批为铁路服务的环卫工人、安全员。铁头找到二蛋爹，说：“我要应聘铁路安全员。”二蛋爹说：“安全员看着事小，责任却很大，你能行吗？”铁头说：“开不了火车，这些事情我能干。”铁头成了乡里聘用的铁路安全员。他穿着显眼的红马甲，戴着红帽子，天不亮就出门，晚上才到家。他看护铁路，不让山坡上滚落一块石头，不让一只羊、一头牛靠近铁路，还把铁路两边的垃圾收拾得干干净净。

那天，天刚黑下来，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不一会儿，下起瓢泼大雨。铁头坐在家里心里想，铁路刚刚建成，两旁路基还不稳固，得去铁路上看看。他穿着雨衣，拿着手电筒，钻进风雨

中，沿着铁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走到前方涵洞处，他用手电筒照了照洞口，一块碗口大的石头从涵洞上方滑下来，落在铁轨上。他钻过铁丝网，走到铁轨上，捡起石头。突然，又一块石头落下来，砸在铁头的头上……

听说铁头受伤，第二天，二蛋爹找到铁头。他说：“昨晚的事情做得好，没看错你，只是二蛋他……”话到嘴边，二蛋爹又咽了回去。铁头知道，那年他和二蛋去应聘，二蛋留在火车站后，就没有回来。后来听说他在铁路边混日子，混出了事，被关进监狱了。

铁头回到家里，刚洗把脸，二蛋跟进门来，红着脸说：“你看火车，看出名堂来了，可是我……”铁头说：“只要好好干，日子会好起来的。”二蛋说：“这次回家我不走了，我流转了铁路两边的山地、田地，往后多栽树植草，种好田地，每天和你一起看南来北往的火车。”

咀嚼岁月（组诗）

华章

冬日写生

松针，在雪地里修改自己的阴影
比墨迹更先融化的是
屋檐与天空之间的分界线

某处传来冰层断裂的脆响
像未写完的信笺
突然自己折起了纸角
我们用树枝记录冰纹的走向
那些被寒冷省略的语法
在树梢结成雾凇的标点

山雀啄食残存的野莓时
把整个冬天的重量
压弯在轻轻晃动的枝条上

此刻适合摊开手掌
让雪花在纹路里迷途
成为大地未完成的注解

枯荷低头书写倒影
墨色渐淡处，浮出池塘的骨架
枯荷低头，校对倒影
直到墨色淡处，与浅灰色的天光
缓缓，融成一片

咀嚼岁月

它们把嚼碎的稻草
再嚼一遍，慢得像在数
田埂上去年的草籽

槐树下甩尾时，赶开的
无数只蚊虫、牛蝇，翅膀沾着
它刚踩过的晨露

不抬头看云，只盯着
蚯蚓爬过的土块——
那土块里，藏着比“耕耘”
更沉的东西吗？

正午趴在稻草堆旁，
鼻孔里呼出的气，
把地上的碎草叶，吹得打了个转
我们说它“沉默”
可它垂着的睫毛上，挂着的
不是风，是整个上午的阳光

傍晚，有夕阳连着回家的路
踩着自己的影子归栏
蹄子沾着带根的狗尾草
刚产下牛犊的那只
还在舔舐小牛湿软的耳朵
小牛的蹄子，在泥地上
印出小小的圆，像谁
不小心掉落的，一枚安静的纽扣

奇迹是什么？是
它反当时，空气里慢慢散开的
稻草香，是它每一步踩实的土
没扬起半点尘。我站着看了会儿
然后转身走进炊烟里，像它一样
把日子嚼得很慢，很沉
把每一口温暖
都咽进明天的路里

破晓前的宁静

窗缝漏进来的风，还没喊醒灰瓦
你已经把凉，摊在玻璃上了
不是画，是细痕
像谁用指尖，扫过昨夜的雾
留下半干的印子
院角的草没敢动

你就贴着它们的边
把细白的贴附，匀给每根叶脉
连爷爷丢下的锄头
头上都蒙了层
不慌的白。我哈手摸窗台
你就化在指缝，像没说出口的话
凉，但软，压着昨夜的虫鸣
没让晨光，一下子撞碎安静

兰花小镇

雨后的清晨有润鼻的湿甜
山涧在苔衣的笺上
写淡紫。走进兰花小镇
镇子也染了兰的气息
我们看着那些腐叶、松针、兰苗
以至于兰簪，日子
就是指缝的湿软，在山里疯长
就像我们的话，即便细碎
也有一个本真，这就满意了
山风在轻吟，抑或给日子以肌理
却不是喧嚣、急促、纷扰……
几只山雀跳上枝桠，一个老人怀揣
兰种
兰的气息漫出更多的念想——
我在端详，那就靠向真切的这端
或许，有生之年就守着这样的小镇
甚或崖边，陶渊明的东篱也是我们
的

枯叶的上诉

审判终是下来了。
那些枯叶
不再悬挂于风的延期——
它们在你我脚边，打着旋，
完成最后一次上诉。

静了。
风退回巢穴，如同一份
被撤回的判决书。
天空正默默吞下
那颗橙色的证物。

巷子口有光

——写给营口辽河老街

顾颖

渡口朝南
一条街的石板路
有单田芳讲一回评书那么长
住573号
该处在“醒木”敲得最响的
那个情节上

“过炉银”托着大辽河屋脊上的六兽
一夜好睡
醒来坐如钟的姿势已复习了三百年
青砖还带着“玻璃牛”刚出锅的色调
招牌还是那个招牌
既是唯一，也是万象

雨线缝补着老街的时间裂缝
穿丁字皮鞋的女孩跑过
水花绽成透明的绣球
身影还未被上色
别回头
风生水起，巷子口有光

到了最后一页
近代史已有些揉皱了
老相声还会拎着小戥斗出现
烫平姥姥姥爷扣边的压襟绸
慢慢邈吧
或久别重逢，或一见如故
抬头，一声大碗茶的微苦
持续浸泡在一壶风雨连年的寒暄里
旁边街口老牌坊的中年怎么就湿湿的了
一时也拧不干



爱的“外挂” 夏立新

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

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

